



WO DE

ZUOXIANG

DAREN

素手一心◎著

我的左相大人



少年宰相，朝野侧目 日常治国，顺手修仙

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唯独拿她毫无办法……

仙凡之隔
双世如一

我自匪石不转，
常伴伊人如玉。

不苟言笑的左相大人，其实是暖心派？

吉林摄影出版社



意林



WO DE

ZUOXIANG

DAREN

我的左相大人

素手一心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左相大人. 1 / 素手一心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5
(意林幻青春)
ISBN 978-7-5498-3563-8

I. ①我… II. ①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3474号

我的左相大人 1

WO DE ZUOXIANG DAREN 1

著 者 素手一心
出 版 人 孙洪军
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王维夏
总 策 划 蔡 燕 李 岗
统筹策划 李 岗
设计总监 资 源
执行编辑 肖依然
封面设计 资 源
美术编辑 徐 丹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晟德(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563-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我的左相
——
我的左相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	●	●	●	●	●	●	●	●
红线缠腕	红袖墨迹	竹叶劝说	尘封真相	她的别扭	安家侍女	笔墨纸砚	公子归来	司命青鸟	沉睡醒来
.....									
113	099	086	074	062	049	037	024	012	001

目录

我的左相

第十一章	黄金书屋	126
第十二章	青鸟古树	139
第十三章	河灯相赠	151
第十四章	他的生辰	164
第十五章	定情信物	177
第十六章	独自启程	189
第十七章	不辞而别	198
第十八章	似笑非笑	211
第十九章	殃及池鱼	224
第二十章	她的秘密	237

第一章

沉睡醒来

挽碧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身下是柔软的绸缎，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檀香味。

她怔愣了好半晌，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己此刻到底身在何方。不是在某间房里，也不是身处某片黑夜中。

她此刻身处的地方，是一方狭小逼仄的檀香盒子。

挽碧朦朦胧胧地回忆起了自己沉睡之前的事情。

那时候的她，还只是一块有灵识的玉，跟随在一位姓裴的主人身边。

裴姓主人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喜好收藏古物，而收集的古物中，又以玉佩饰物为他的最爱。

在遇到那裴姓主人之前，挽碧最初只是一块璞玉，未经任何雕琢，既无任何光彩，亦无神奇之处，灰扑扑的，被人从西璞山里开采出来后，频繁地辗转于商人之手。后来，在某处喧闹的集市里，被裴姓主人一眼相中。

裴姓主人独具慧心，捧着她多番思量之后，把她从一块璞玉，精雕细琢成了一块玉佩。甚至，还有些拟人化地给她取名“挽碧”。

给玉取名，这似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但是是否有名字，并非挽碧最关心的事情。于挽碧而言，比名字更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新样貌。

挽碧被雕琢成玉佩后，样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了那层灰蒙蒙、脏兮兮的外壳，她净透空亮的碧色以及内在的致密细腻完完全全地得到了展示。而她的价值，也噌噌噌地往上涨。

那裴姓主人显然也对她的造化很是满意，时常在家里捧着她欣赏来欣赏去，有的时候，也会开办宴席，把他的相关好友邀请到家里来，欣赏他的各种珍藏。

挽碧安静地排列在一堆古物中，看着那些风度翩翩的客人挑剔的目光从

一件一件古物上掠过后，慢慢地从四面八方自己靠近。那目光里先有怔愣，随后是惊艳，接着便是掩饰不住的赞叹。

时常有一两个冒昧的客人询问裴姓主人是否愿意以某某价格把挽碧转让给他们，裴姓主人自然是不肯的。他曾扬言，他家中的古物，任何一件都可以商量价格，唯独这一件由他亲手雕刻而成的作品，不可以。

那一刻，挽碧深受感动。她想起虽然裴姓主人对自己精雕细刻的时候，她忍受了不少难以言说的痛苦，念在主人的知遇之恩和爱惜之心，挽碧也就庆幸自己当初默默地忍受了下来，没有自暴自弃地让自己破碎。

后来裴姓主人行将就木之时，把所有的亲人召集到身边，交代自己的身后事。裴家人才辈出，田产房产店铺什么的，其实早就安置好了。是以，在当时，裴姓主人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他的那些宝贝如何处置。

“老爷子，你若是真的放心不下你的那些古物，我们便让它们去陪你可好？”裴家夫人坐在床沿，眼睛红红的，一边抽噎，一边建议。

挽碧感觉到裴姓主人的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霎时有些紧张。

她与别的玉并不大一样，她有灵识，若是裴姓主人让她随棺入葬，她什么时候才有重见天日之时？

也罢，生死有命，缘劫亦是天定。无论裴姓主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她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屋子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等着裴姓主人的最后决定。

挽碧想，如果她也像人一样，有呼吸和心跳的话，也许在此刻，她的感觉会是“屏住呼吸，心跳加速”。

裴姓主人看着挽碧的目光很是眷恋。当他把目光从她的身上收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上先是出现了一番纠结的表情，然后才是渐渐地释然。

“我的那些古物，除挽碧外，其余都与我做个伴吧。”

此话一出，众人的表情先是有些惊骇不定，随即又是满脸的疑惑，按理说，这挽碧应该是裴老爷子最喜爱的物件了，可是他不愿意带着它上路，这是为何？

裴姓主人重重地咳嗽了几声后，才慢慢地开始解释。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像是快要被风熄灭的蜡烛一般摇晃：“我此生耽溺于玉，虽然一辈子经商，但是心里终究是放不下这些玉饰。挽碧是我此生最好的作品，也是最后的作品，我十分珍爱，正因如此，我希望它可以被更多识玉之人赏析，而不是随着我

深埋于地下。”

裴姓主人说完这一番话后，便安然离世了。很快地，裴家人按照裴姓主人的意愿安顿了后事。挽碧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接一个地被放进某个贵重的箱子里，然后被下人们小心翼翼地抬离裴姓主人的书房。直到最后在书房的藏宝架上只剩下她一个，惋惜的心绪才漫上她的心头。

虽然说裴姓主人的心愿是希望挽碧能够被更多的识玉之人赏析，但是新一任的裴氏家主对玉饰古物无感。出于对裴姓主人的尊重，挽碧还是被装到了一枚精致的紫檀盒子中，被当成了裴氏家族的传家宝，隆重地供了起来。

在盒子中的时光，黑暗安静，超然世外。挽碧没有想很多的事情，便安然地睡了过去。她灵识初启，对于这世间事情的了解并不多，是以她只是在想了想她的颠簸经历、裴姓主人，以及裴姓主人的族人和朋友之后，就睡过去了。

黑暗和静谧，让人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挽碧此刻细细地感受着紫檀盒子里的环境，心里有些好奇。她这一觉，到底睡了多久？突然，她感觉到紫檀盒子微微一动，好像是盒子被人拿了起来？大概是一炷香的颠簸过后，她感觉到紫檀盒子被轻轻地放置下来。

脚步声渐渐远去，挽碧正思量着她是不是被人换了一个地方放置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瑾之兄今日如此慷慨，安某感激不尽。”

“沐惊兄此话严重了，沐惊兄是爱玉识玉之人，瑾之在赏玉一事上涉猎粗浅，自愧不如。”

随后响起来的这个声音，清醇悦耳，好听是好看，但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怎么听起来都有些慵懒和漫不经心，好像并没有真正把那个人说的话放在心上一般。

“瑾之兄谦虚了，在这国都城长安中，谁人不闻裴钰裴大师之名？你作为他的后人耳濡目染，怎么也比我们这些门外汉要好上很多。”名唤安沐惊的男子，声音里带了些许的艳羡。

一声轻笑响了起来，名唤瑾之的男子，语气虽善，但是在不动声色间转移了话题：“沐惊兄不如先看看盒子里的宝贝？”

“好好好。”刚刚还算是沉稳的声音，现在一下子变得有些急切起来。

“吱呀”一声，挽碧感觉到紫檀盒子被打开了，她的世界由原来的一片黑暗，变成了一片墨绿色。正想着自己的眼前怎么是一片墨绿的时候，她感

觉到她被人拿了起来。一个宽大温暖的手掌托着她，看似很小心，实质上很随意地展开了包裹在她身上的墨绿绸子。

她的世界逐渐清明。突然之间少了那些逼仄窒息的感觉，慢慢地，有光线落在她的身上。感觉到空气中的温度，挽碧突然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作为一件玉佩，说“自己又活了过来”的感觉很是奇怪，但是作为一件有灵识的玉佩，挽碧想，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妥。

挽碧感知到落在自己身上的惊艳目光，听着不时传来的赞叹声，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她坦然受之。

可是没过多久，挽碧就感觉到，在场的两道目光里，安沐棕的目光满含惊羡，而另外一道目光算得上是不以为意。

挽碧下意识地去看了眼眼前的两位男子，一位白衣白袍，目光牢牢地落在她的身上，想必这位就是安沐棕了；而另外一位，穿着竹青色的衣衫和衣袍的男子，正一脸随意地把她捧在手心里，虽然偶尔看她一眼，但是那古井般的目光里也不见得有什么波动。

“今日得见挽碧一眼，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多谢瑾之兄。”欣赏良久，安沐棕才依依不舍地把目光从挽碧身上移开，感叹地拱了拱手。

裴瑾之浅笑了一声，把挽碧用那块墨绿绸子胡乱裹住，然后放回了紫檀盒子里，姿态十分随意：“沐棕兄过奖了，瑾之很高兴可以帮助到沐棕兄。”

“瑾之放心，你的那件事情，我一定会替你办好的，不出三天，你等我的好消息便是。”

“那瑾之就多谢沐棕兄了。”

“瑾之客气了，兄别无所愿，只盼望以后能常常欣赏到这样美好的玉而已。”安沐棕的目光有些深意地从包裹着的墨绿色上滑过。

裴瑾之的笑意瞬间浅淡了几分：“沐棕兄不会不知道，这挽碧是我们裴家的传家宝之一吧？老爷子生前最爱的便是这个了，不能外传，还请你见谅。”

安沐棕的目光顿时有些不悦。

裴瑾之唤来下人，捧出了几个精美的盒子，微笑道：“说起来，我近日也收集了好几块上好的羊脂玉，不过还是璞玉，不如就送给沐棕兄打磨好了？如果有沐棕兄的精思妙想，没准儿又会有另外的‘挽碧’传世呢。”

言者从容应对，语气轻描淡写，瞬间便化解了困境。而听者虽然先前心有不悦，最后还是心花怒放，连连道谢。

直到安沐棕离开，挽碧窝在盒子里，都在想着那穿着竹青色衣衫的裴瑾之。好像时间也没过多久，他的样貌在她的脑海里已经开始有些模糊了。

裴瑾之是裴姓主人的后人，虽然挽碧不知道裴姓主人是现在竹青色衣衫男子的谁，但是她想起了裴姓主人的忠实厚道，再想想自己刚刚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竹青色衣衫男子的运筹帷幄和目语额瞬，突然感觉到心里多了一股难以言说的悲凉的情绪。

安沐棕走后，紫檀盒子再次被裴瑾之打开。

裹在挽碧身上的墨绿色绸子依旧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何，即使隔着绸子，挽碧似乎也能够感觉到男人的目光准确地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那是一种异常锐利的目光，带着些许的审视，也带着明晰的探究，但是却没有温度亦没有好奇。裴瑾之根本就没有再次把绸子展开的打算。

盒子再次被合上，大约是男人的手势太过于随意，盒子合上的时候，发出了不大不小的声音。这声音，于意料之外地吓了挽碧一跳。她一直以来都被别人精心呵护，已经许久没有听过这样粗鲁的声音了，导致现在只要听到一点儿稍大的声音都能被吓得一惊一乍的。

挽碧的世界再次陷入了黑暗之中，但是现在的她一点儿都不想要再次睡过去。睡了那么久，她想到自己并没有随那裴姓主人深埋于地下，那说明上天还是对她满怀慈悲的。她现在需要好好地想想，作为一块有灵识的玉佩，她未来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才好。

虽然说，世间万物各有灵性，但是迄今为止，挽碧在这府上，尚未看到哪一个静物是和她一样有灵性的。这也使她有了烦恼，却不知道应该向谁求助。

挽碧冥思苦想了许久，也没能想出来什么像样的头绪来。

暂时把那些凌乱的思绪抛掉以后，她认真地听了好一会儿盒子外面的动静。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外面竟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她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处何方，努力回忆了一下，想起来不久前自己的墨绿色绸子被裴瑾之拿掉的时候，她好像看到了房间里有好几个大大的书架子，好几层高的书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

犹记得裴姓主人的书房里，书是很少的，因为他的书架子上大多是她们这些古物。而这个裴瑾之，并不像裴姓主人一般爱玉，所以他的书房里古书比较多一些？

一想到裴瑾之非爱玉惜玉之人，挽碧就更加烦恼了。玉器饰物最怕的便

是得不到主人的爱护，稍不留神就容易面临破碎的命运。挽碧感觉到，眼前的每一个时刻都特别珍贵，因为她必须要想好自己以后的日子应该怎么办。

就在此时，盒子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然后是书房门被推开的声音。

“瑾之？”

又是男人的声音，不过他的语气随和熟稔，没有任何拘谨，想来是和裴瑾之相熟的人。

等等，难道裴瑾之一直都待在书房里？他也太安静了吧？她几乎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于临安，我说过让你进来了吗？”裴瑾之的声音淡淡的，让人听不出来其中的真实情绪。

“你金屋藏娇了？”于临安的声音不怀好意。

“没有。”裴瑾之的声音开始泛冷。

“我打断你的好事了？”于临安的声音透着玩味。

“没有。”裴瑾之声音中的温度明显下降。

“这两者皆无，那你又何必那么在意我的不问自入呢？”于临安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靠强词夺理胜利后的理直气壮。

“啊！”于临安突然尖叫了一声，吓了挽碧一跳，“裴瑾之，你做什么？”

“一不小心，手滑了。”裴瑾之的声音中突兀地带了些许浅浅的笑意。

“鬼才相信你！”于临安的声音十分不满，“你手滑了，毛笔为什么不是掉到地上，反而是飞到我的脸上来呢？你这借口也太没有水平了。”

“噢？你看出来我找借口了？”裴瑾之淡定自若。

“是！”

“哦。”

书房里静默了好一会儿后，于临安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个声调：“裴瑾之，难道你不应该向我道歉吗？”

“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裴瑾之的声音不紧不慢的，“毕竟那毛笔也并没有真正落到你的脸上。”

“裴瑾之，你怎么能那么讨厌呢？”于临安的声音里带上了咬牙切齿的味道，停顿了一会儿后，发现对方并没有什么反应，他的语气一转，改为挖苦加调侃，“啧啧，这么让人讨厌的性格，怪不得现在都尚未娶妻，哪家的大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啊？”

不知道裴瑾之听此言论后有什么表情，因为挽碧并没有听到他的任何回答。

于临安大约是因为在言语上占了一两分便宜，心情稍稍愉悦了些许，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的语气也跟着平静了许多：“听说你今日终于愿意把挽碧拿出来了？在哪里？我看看？”

书房里微微一声细响，听起来像是毛笔搁在笔架上的声音。

“你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家挽碧，都被你们裴家藏起来许久许久了。这长安里，当年见过挽碧的人，都已经去世了，它几乎成为一个传说。知希之贵，你们家挽碧现在算起来可是价值连城啊。”

你们家挽碧？

些许怪异的心绪涌上心头，挽碧觉得有些不自在了。毕竟她熟悉的人，只是裴姓主人而已，现在被突然出现在书房里的于临安一口一个“你们家挽碧”地说起，还是对着裴瑾之说的，好像她真的和这个人有多熟悉似的。

紫檀盒子突然间又被打开了，挽碧看到眼前朦朦胧胧的两个人影，裴瑾之宽大的衣袖落在了她的绸子上。

他的声音平淡如水：“这就是挽碧，你爱看就看吧。”

高大的人影默默远去，而留下来的人影则默默地、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展开包裹着挽碧的墨绿色绸子。

于临安小心翼翼地展开绸子，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了几分。

当挽碧再次清晰地看到眼前一切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于临安有些怔愣的脸。他看了她好一会儿后，才偏过头去，很是疑惑地问道：“瑾之，这玉那么好看，你怎么就那么不待见呢？”

挽碧心里暗暗惊奇，原来这不是她的错觉，连刚进来的于临安都能感觉出来，裴瑾之是不待见她的！

“我也不懂玉，但是感觉这玉看上去和别的玉不大一样，它的绿，好像是活着的一般，很柔软，会流动。”于临安啧啧称赞，“玉质那么细腻，不知道摸上去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难道会比女儿家的肌肤还要滑腻吗？”

“你可以试试看。”裴瑾之的声音里暗暗地含了几分警告。

于临安微微一笑，多年的好友，裴瑾之话语里的暗示，他不可能听不出来。是以他看了好一会儿玉后，打算合上盒子时，突然又想起些什么，便微微挑

眉问：“你说，这挽碧有多少年头了？”

挽碧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些小激动。因为她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只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也就可以知道她到底沉睡了多少年了。

等了许久，她才听到一句平静的话：“这玉是从太祖父的时候传下来的，如今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挽碧呆了呆，她居然无知无觉地睡了那么久。

于临安又看了一眼玉，这次倒是笑出了声：“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女子羡慕这玉呢。”

“怎么说？”

“都已经三百多岁了，面容如昨，丝毫未变，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长生不老吗？”

“只是一个物件而已。”

“难说难说，你说这玉那么久，会不会成精了啊？”于临安兴致勃勃地继续着这个话题，无意间瞥见好友略微有些冷凝的神色，他微微一怔，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怎么了？”

“于临安，你不出去那些小酒楼里讲书真是可惜了。”裴瑾之的声音里难得带了些许的调侃。

于临安瞥了好友一眼，清了清嗓子：“我现在在朝为官了，请叫我司寇大人。”

裴瑾之不以为意。

也许是弯腰弯得太久，于临安累了，终于舍得从紫檀盒子前直起腰来，走到裴瑾之的对面坐下：“听说右相今天过来了？”

裴瑾之头也不抬：“嗯。”

“你到底让他帮你查什么了？连你们家的传家宝都愿意拿出来？”于临安收起先前还有些玩世不恭的脸色，他的表情此刻有些凝重。

裴瑾之终于舍得停笔，抬起头来道：“安沐棕可以查到我爹娘当年一事的一些细节。”

“原来是这样。”于临安恍然大悟。

“可是，据说这安沐棕对玉十分痴迷，你们家挽碧那么好，你就不怕他动心思？嗯？”

“安沐惊爱玉成痴，挽碧在他手里也未必不好。但是这是太祖父十分珍爱的玉，我自当全力护它安好。”

“但愿吧。”于临安喝了一口茶，“你和他同朝为相，一左一右的，若是政见不合也没什么，只是在这些方面，还是小心谨慎一些吧。”

“说完了？”

于临安下意识地点点头，没点两下，他又睁大了眼睛：“裴瑾之你什么意思啊？”

裴瑾之浅笑：“竹叶，送客。”

书房门再次被打开，一道年轻的声音响了起来：“司寇大人，请。”

于临安不可置信地看着好友：“裴瑾之，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太吵了。”裴瑾之的表情有些无辜。

于临安一下子站起来，右手伸出食指，颤颤巍巍地指着裴瑾之，有些说不出话来：“你！”

“太阳都快下山了，你还不回去？难道你又想跪搓衣板？”裴瑾之觉得有些好笑。

此话一出，于临安的脸色微微一变。抬首一看，天色确实不早了，于是他安然地收起自己略略有些夸张的动作，稍稍整理了一下衣袖，接着轻咳了一声：“那我就先走了。对了，顺便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才能‘不抱恙’，返朝？”

他这个左相好友，假托身体抱恙就罢朝了三个月，也是够任性的了。

裴瑾之敛目，声音低沉：“时候到了，我自然就归朝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挽碧看到书房里的光线慢慢变得黯淡，但是这种黯淡在还没有变得完全不可视物之前，就被竹叶点亮的烛光驱散了。

书房里重新变得亮堂起来。

于临安离开的时候，忘记了把紫檀盒子合上，裴瑾之一定也是知晓的，因为挽碧曾经看到他目光浅浅地往这边投过来一眼。他大概是不在意她是否珍重的，所以才会那么随意地对待她，任由她这么毫无遮掩地躺在盒子里吧。

紫檀盒子放在稍高的地方，挽碧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裴瑾之安静地埋首于案头的身影。闲着无聊，挽碧打量着她所处的新环境：书房很大，但是摆设很少，除了那几架子密集的书，还有待客用的一套桌子凳子，其余的地方都是空落落的。

她的新主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后。

挽碧发现裴瑾之的坐姿很优雅，即使是在书房这般私人的地方，他的脊梁依旧如在人前那般挺拔，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林间的那一抹修竹，清雅高贵。

新主人和裴姓主人的风格很不一样。裴姓主人爱玉惜玉，生性随和，而眼前的新主人既不爱玉也不惜玉，甚至玉器在他的手里，也只是用于交易，更可气的是，裴瑾之的性格古怪，到现在她对他都没有什么大概的认识。就直觉而言，她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相处的人。

唉，遇上这样的主人，该怎么办才好？挽碧很是烦恼。

在挽碧纠结着自己烦恼的时候，竹叶敲门进了书房。他端进来一托盘食物，是裴瑾之的晚膳。

感觉到空气中有逐渐弥漫开来的食物的味道，挽碧有些好奇地看了看托盘上的膳食，一荤两素，一饭一汤，裴瑾之的饮食还是比较清淡的，这倒是和裴姓主人一样。

裴瑾之进膳的速度不快不慢，悠然自得，从视觉来说就很好看。

挽碧看了好一会儿，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但是心里对裴瑾之的印象却越发奇怪了。

窗枢外有一轮弯月，挽碧看着它，发了一会儿呆，然后继续想着自己的人生难题——接下来的日子应该怎么办？

挽碧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了有多久，当她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时，发现窗枢外的月亮与先前的相比，已经西斜了不少。因为月亮位置的变化，那原本被拘束在窗枢旁边的月光，现在有一部分落到了她的身上。

清清凉凉的月色落在身上的时候，居然有一种异常舒服的感觉，挽碧对此有些诧异。她以前是见过月光的，但是从来没有出现在月光里，因为裴姓主人对她的异常呵护，她总是好好地、稳稳地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挽碧享受着月光的时候，那方的裴瑾之已经用完了晚膳。竹叶来把餐具收走后，裴瑾之在书房里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就带上书房门离开了。

听着那关门声响起，挽碧又感觉到了书房里并未被吹熄的烛火，于是心想裴瑾之大概是有事出去一下，等一下还会回来的。

月光落在身上的感觉太舒适了，久了，有些困意涌上了挽碧的心头。

挽碧心下有些惶恐，自己这样的状态是否意味着会再次沉睡，但是一想到自己尚未解决的人生难题，以及自己日后要应对的莫测难辨的新主人，她

迷迷糊糊地认为，其实再次沉睡过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思绪一放松，她也就真的睡过去了。

挽碧感觉到这一次的沉睡，似乎和先前的很不一样。因为先前的沉睡中，她除了黑暗什么也感觉不到，可是这一次的，她居然感觉到自己还有意识，她好像置身于另外的一种情形中，在做梦？

她看到了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子，青丝松散地只用一支玉簪绾住，似坠未坠，大部分的墨色散落在身后。女子的衣裳碧绿，嫩黄的披帛很长，并坠落在地上，看起来很是飘逸。她缓缓地走着，秀丽的五官中带着七分清润，三分清冷。

挽碧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梦见这样的一位女子。虽然她沉睡了三百多年，但是她的记忆力还是挺好的，她记得以前见过的人。而这个在她梦里出现的女子，她先前并未看过。

“你是谁？”挽碧听到自己小小的声音响起。

碧衫女子听到声音，缓缓地停住脚步，她回眸一笑，声音悦耳：“我就是你啊。”

“啊？”挽碧有些疑惑了，“你是我？那我谁？”

碧衫女子往前走了一步：“你是我啊。”

她遇到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人？挽碧有些沮丧，她想要从这个奇怪的梦境里出来，可是她从来没有做过梦，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够从梦中醒来。

“你是不是在烦恼什么？”碧衫女子突然发问。

挽碧很是惊讶：“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就是你啊。你在烦恼的事情，我也会和你一样烦恼。”

又来了，挽碧想要叹气，不过她只是一块玉，叹气这个动作，她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吧。

但是她现在有两个烦恼，一个是自己的人生大事，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才能从这个诡谲的梦境里出来。

第二章

司命青鸟

“挽碧，你是有灵性的玉，理应继续修仙，这是上天对你的恩慈，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碧衫女子突然之间一脸凝重。

“啊？”挽碧感觉到女子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怔了怔，“你说什么？”

“我说的是‘修仙’。”

“修仙？”挽碧还是第一次听说，她有些惊奇，“我为什么要修仙？”

“修仙可以长生不老，生死不灭。”

挽碧语气平淡地“哦”了一声。

碧衫女子有些惊奇：“你就不好奇？”

“不好奇。”挽碧听到自己的语气很平静。

长生不老、生死不灭有什么好的？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活那么久，还有活那么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碧衫女子蛾眉微蹙，她的语气变得有些试探：“这万千纷扰的红尘寰宇，就没有你想要经历的事情？”

挽碧认真地想了想，半晌后有些犹豫地道：“有的。”

碧衫女子大喜：“快说，是什么？”

挽碧看了碧衫女子一眼：“我想要变成人。”

碧衫女子一怔，然后大笑：“可以可以，只要你修仙，修为够了，就可以变成仙人了。”

挽碧疑惑：“我想要变成的是人，不是仙人。”

碧衫女子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道：“其实仙人和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并且仙人好像比人更好一些，至少仙人可以长生不老、无病无痛的。”

挽碧勉强接受了碧衫女子的解释：“那仙人和人长得一样吗？”

碧衫女子一怔，突然明白了挽碧真正要问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你